

徐冰、馬勒維奇與陳曉朋

高子衿

「觀者必須把圖畫看做是一種精神圖像的再現，而不是對象的翻版。」

—俄國藝術家康定斯基 (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

我們對於抽象繪畫（特別是幾何抽象）的理解時常顯得過於簡單；過多地談論色彩、形式與造形，卻忽略了其具備超越性與觀念性的美學意涵。切割分明的輪廓，無任何過渡或是曖昧不明之處，純粹由單純的點、線、面在畫面上進行理性的色彩實驗、數學般精確的對位與配置，是幾何抽象給我們最為深刻的印象，由於徹底拋棄描述性成分與三度空間的呈現，那些不具絲毫體積感和深度感的平面幾何形，藉由畫面效果的配置如冷暖、動靜、秩序相對於衝突，傳遞創作者的感受給予觀者。同時，我們亦忽略了畫作名稱所提供的線索，以為僅是一種區分不同作品、或是事後捕捉感知質地的命名。

一如許多人將陳曉朋的作品，以形式的分類，指稱為幾何抽象，誤以為其欲彰顯的是簡化的造形，然而如同藝術家本身所述，「幾何抽象是一種揚棄形式的形式，有很大的革命性、社會性。藝術家如果選擇去畫幾何抽象，表示他不是關心那個形式。」由於揚棄個人表現的形式，僅使用繪畫元素中最為基礎單純的點、線、面造形，故而致使每個人的作品有著近似的樣貌，但我們更該留意的，在於這是一種藝術家有意識捨棄現實幻象、轉而關注理念的再現，創作的過程更接近一種以幾何形式對應外部世界結構的編碼系統，其解碼過程與過往的詮釋途徑有所不同，因為幾何抽象不需要視覺現實因素的參與，也不在於對自然、社會的模仿，透過造形運用的最基礎方式一簡化並去除細節，讓它與現實的相像自關係體系中解放出來。藝術家深入事物的本質，並將有意味處提取出來，因而審美價值即在於畫面上猶存的形式本身，特別是以一個轉換媒介的角色鏈接可見性與可知性，而非僅僅是一種描繪的手段，或是固有的繪畫材料物質而已。

《徐冰是我的好朋友》（2013）這一個作品名稱，格外引人留意與好奇，特別是無預期亦未特別安排的，在陳曉朋於安藝藝術的展覽期間，同一個城市的另一端，中國藝術家徐冰（1955-）的回顧展也正巧上檔。「好友」的指稱，成立於陳曉朋認定兩者藝術創作相似的途徑：徐冰以文字著稱的藝術表現，建立在自身創發、巧妙參考漢字造字原則所創造出的幾種文字系統，在符號的視覺性表述上，有著中國象形文字的外貌，實則變成點線結構，特別如其知名作《析世鑒》（1987-1991）（又稱做「天書」），藝術家以一套嚴格的內在結構規律「假造」了四千多個偽漢字，並以手工刻製活字版的方式印至長卷及數本典籍之上。此一巨大工程單就審視時，有著壯觀悅目的美感，進行的卻是從音義符號導向視覺符號的全面轉化，抽空了所有內容，故而文字完全無法閱讀，但作品的重點則在於這些徒有韻味的漢文字形象，如同徐冰所說，激發了我們對於中國文化優質部分的連結與再省視，同時走進一個看似在我們知識範圍之中，實際上卻完全超越所能理解的世界，文字在此不再作為字音、字義的載體，也不再具備語言文字原所應擔負的交流溝通功能，而成為由藝術家觀念所引發的語言革命。

而在陳曉朋的《徐冰是我的好朋友》作品當中，提到的則是徐冰另一個文字系統「新英文書法」，徐冰首先將中文字以漢語拼音列出，然而此種拼音文字並不書寫成平常

所見的、由左至右的線性結構，而是設計的近似漢字部件，並以方塊字的結構規則進行組構，不但模糊了中西文字的界線，也創發出一種新造文字。陳曉朋的此件作品，像是理解她創作的「入門指南」，一方面說明了其個人字體源自於幾何化與像素化的造字原則，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幾何抽象藝術帶有語言學意味的真義：其意義並非取決於內容或是風格，而是來自一種觀察者和被觀察對象之間的關係。在她的作品當中，世界是由各種關係與其內化的一套規則所構成，而非事物本身；故而現實便被「語言化」了（這裡的語言非僅指以聲音為基礎而傳遞訊息的符號系統，而是包含更為廣義的意思，即一套溝通、表達的符號處理規則），語言符號亦成為其所談論文化現象的原型，在邏輯和結構系統當中稍一攪探，便可窺得日常生活與交流的現實成分。

而被語言系統所限定的文化意義，在此次展覽以無比靠近自身的方式運作著，例如「我的台北」系列新作—《我的畫廊：它們都一樣？》（2012），陳曉朋將其在這個城市曾經參與展出的藝術空間之識別標誌或具有特色的建築外觀，透過簡化、幾何化，特別是自身特定的造型原則，將原先即為象徵化的標誌再一次以個人的語彙抽象化，當中，藝術家並非僅訴諸觀者看到個別單獨圖像的反應，而是從這許多的選擇點，進而認識至目前為止，她一路以來的藝術家生涯。陳曉朋將此自述為「探討自己與台北這個城市的交集」，更進一步延伸，在無數且調性不盡相同的藝文空間中，被何者邀請又同意於哪些地方展出，最終呈現出來的單位符號不僅是自我創作履歷的展現，更在藝術場域中標示出一脈隱性的美學品味，是更深一層留待專業觀眾才得以探掘出、藝術家在藝術實踐場中的座標定位與價值認可。

現實與抽象往往互為表裡，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指涉的對照關係；幾何抽象藝術並非不關注現實，而是藉由超越視覺現實或描述性，轉而使用結構的手法進行解碼。這些創造性的編碼系統雖看似欠缺個人化風格，實則卻個人化意涵具足，強調的是在觀念上的獨特個體化與獨創性。當中，陳曉朋的創作便是極佳的體現，其以隱喻性手法所幾何結構出的現實符號，並非無意義的純粹物質形式，或是全然感知性的審美經驗；對她而言，智性的思考建立在語言的基礎上，作品的審美價值即在有意味的形式本身。

（原文刊載於《陳曉朋檔案》，臺北：安卓藝術股份有限公司，頁32-33，2014。）